

關於時間空間之後，是我、本我、超我以及言語神性。

講到語言，令我憶起笛卡兒名句

「我思故我在」。

佢嘅懷疑態度令到每樣嘢，都唔能夠肯定，除咗肯定佢自己存在之外，可是其實這也是一個大笑話，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如果只有自己，自我又怎樣能夠有語言呢？他用文字用語言去寫去思考，那麼如果只是得他一人，根本就唔會有文字，唔會有語言存在，因為這些也是與第三者溝通的方法。當然在那個時候，笛卡兒冇諗得咁詳細啦，同埋實在太多嘢，可以設定了，他甚至想到如果有一個天才，正在想到他去作弄他，是他覺得有另外人的時候，所以他只能確定有他自己的存在。

另外講到語言，我又諗到另外一位哲學家海德格。海德格非常擅長自己創造文字語言，例如有一些翻譯的他出名的 **being-in-the-world** 。

雖然已經把他的德國文字翻譯成英文，但他創造的文字擺咗 **hyphenated** 咁就 OK 啦，係另外一個字

當下神父介紹拉丁文跟我們的中國字的時候，發現有不少相同及異同之處，在學習拉丁文之前，我也略懂一二，其實我們中國字真的在別人眼中非常難學。因為每一個字都是獨特的，沒有什麼關連，也沒有什麼語調，陰性，陽性（甚至中性），單數，雙數，甚至沒有像從拉丁文或拉丁語文變出來的德文，意大利文，甚至英文。其實中國字中國文字是多麼的獨特。每一個又有意思，也是獨特以及最多只是象形文字，但每一個字也有些字可以不同音調，不同語調，就會有不同意思。

拉丁文有不同的 **case** 也有不同的單數，雙數也有不同的陰陽，中性等等，但是他至少可以以字根，可以跟進，這一點跟我們中文就大大不同了。

記得年輕的時候去歐洲旅行，當時還流行寄 **Postcard**，我當然在 **Postcard** 用中文寫啦，當我在郵局排隊寄 **Postcard** 的時候，排我後面的歐洲人，見到我們的字，他們非常好奇，我還記得他問我是什麼字，然後他講咗一句中文字好 **Artistic**。

不過我們也知道無論用任何字語言文字，也是用來溝通的方法，雖然我們同天父之間沒有特別指定文字及語言可以溝通，但是我們心靈上的溝通，以及聖神的幫助就大大提高了我們與天父的關係與天父的溝通了。